



巨匠丛书

毫不通融 流浪者

O · HENRY

欧·亨利全集

63

[美] 欧·亨利 / 著

郝凤乔
汤仁甫 等 / 译
温荣耀
张 颖

时代文艺出版社

目 录

第十三部 毫不通融	(1)
公事公办	(3)
闪光的金子	(15)
丛林中的孩子	(24)
复活的日子	(31)
第五个车轮	(40)
诗人和农夫	(55)
远离尘嚣	(63)
女人与投机	(69)
浊酒心声	(77)
数量不详	(84)
戏剧人生	(91)
失语症患者逍遥记	(100)
市政报告	(114)
心理分析和摩天大楼	(133)
巴格达的一只鸟	(141)

恭祝圣诞·····	(150)
新天方夜谭·····	(162)
姑娘和习惯·····	(179)
空谈不如实验·····	(187)
瑞尼酒吧之夜·····	(199)
巧 遇·····	(216)
决 斗·····	(229)
“你要什么”·····	(236)
第十四部 流浪者 ·····	(243)
托尼亚的红玫瑰·····	(245)
迷 路·····	(256)
橡胶树的故事·····	(262)
良知出自拿撒勒·····	(268)
幽默家的自白·····	(286)
麦迪逊广场上的麻雀·····	(297)
心和手·····	(302)
仙人掌·····	(306)
追踪侦探的人·····	(311)
短剧与听众·····	(317)
话说暴民·····	(323)
雪 人·····	(328)

第十三部

毫不通融



公 事 公 办

我想你一定很了解舞台及演员们,你一定与他们打过交道,看到过报纸上有关里奥图,歌舞团的女演员及长发悲剧演员的评论与笑话。你的那些关于神秘的演艺界的概念可以扼要地概括如下:

女主角有五个丈夫,人造钻石和如果不经拉长比你强不了多少的身段。歌舞团的女孩们看上去都差不多,所有的观众都身着黄褐色衣服步行到纽约去看戏。那些出色的女演员们常把“女房东”这类喜剧角色留给她们住在百老汇大街的母亲和路上遇到的继姨母去演。凯罗·贝娄的真名叫波伊尔·欧·凯利。留声机里约翰·麦考娄的胡言乱语是从艾伦·台利传记里剽窃的。乔·韦伯比 E·H·索森更有趣,而亨利·米勒比过去更老了。

演剧院里的人们晚上离开剧院后都喝香槟、吃龙虾,一直折腾到第二天中午。毕竟,电影的发展已把这帮人弄得焦头烂额。

但我们对演员的真实生活却知之甚少，否则这种职业就更人满为患了。我们以一种居高临下、施舍、猜疑的眼光看他们——回家后我们却对着镜子练习演说技巧和打各种手势。

最近，人们对演员又有了许多新看法。人们似乎已认识到他们并非一群驾车兜风的酒徒和对钻石垂涎三尺的“女妖”，而是一个认真的群体：他们生活俭朴，勤奋好学，有家，有子女，有书房，还有自己的地产；他们处事冷静、中规中矩，像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好公民一样。他们也和常人一样与柴米油盐打交道。

那些有关街头艺人的新老传闻是否属实只是一种猜测，我们暂不去管它。我只想给你讲述两个巡游艺人的故事。关于故事的真实性，我只能让你看看古老的基特剧院舞台入口处小门铁把手上方的斑痕。那是由那些匆忙进入舞台的人留下的，他们顾不上用手去拉插销，我最后一次看到齐莉也是在那里。那时她正像燕子一样飞进自己的“小巢”，开始化妆准备演出。

由哈特和齐莉组成的小剧团真是妙不可言。鲍勃·哈特一直在东、西部巡回剧院游荡了四年，他的表演包括一个独白，三个伴奏转换，几次对著名模仿者的模仿和一个“鹿翼”舞。这种舞蹈有时招来维奥尔演奏家几许认同的目光——这是所有巡游演员所受到的最好礼遇。

一个演员最大的快乐是看到所有其他演员令人扼腕的表演。为了获得这种乐趣，他会经常舍弃百老汇街角灿烂的阳光而去观看那些天分不如自己的同行们的日戏。戏子们一生中的笑谈之一便是嘲笑他人的表演并进行肌肉锻炼最困难的练习——两个手掌的有声接触。



一天下午，鲍勃·哈特那张宽厚、严肃、著名的杂耍脸出现在票房窗口。他买到了一张前排座票。

A、B、C、D，一个又一个节目过去了，哈特先生的情绪也越来越低落。其他的观众都振臂高呼，尖叫声、口哨声不绝于耳；而“别人爱怎样就怎样，激情在心中”的哈特却一动不动，脸拉得长长的，两只手相去甚远，就像一个孩子手持一束线帮外祖母缠线球一样。

但当节目预告牌上打出“H”的时候，哈特突然正襟危坐，威娜·齐莉要出场了。她演的是一场人物歌舞。剧中，她只有不到两美元，但她把所买的东西系上一根红线绳寄出并把费用记在一位老者的账上。她首先向观众展示了一位美妙清纯的穿花格布衣裳的乡村姑娘形象。她手里拎着一篮子道具雏菊，率直地告诉观众，在那破旧的木制校舍里除了四则运算还有其他东西要学，尤其是“当老师让我呆在家里时”，她调情地一扭，闪在幕后。但旋即又出现，扮做一巴黎女郎——她的表演让我们觉得离那古老的红磨房如此之近。

自然，你知道后面的事。鲍勃·哈特也知道。但他想到了别的。他认为齐莉是他在此类舞台上所看到的惟一胜任“海伦·格莱姆”这一角色的职业演员。海伦是他以前所写的一个短剧中的人物。该剧本现在在他的箱子底部。当然不仅哈特，其他任何演员、杂货商、教授、农民以及新闻记者都会在这儿那儿藏着一个剧本。这些剧本被置于箱底、树上、书桌里、鸽巢中、口袋内、手提包内和煤窑深处，等着弗洛姆先生去发现，这些剧本大约有七十多种。

但鲍勃·哈特的剧本注定不会烂在咸菜缸里。他把此短剧称做“鼠愿演”。自从写完之后，他就将它一声不响地藏匿，

等待着他认为适合扮演“海伦·格莱姆”的那位搭档的出现。啊，这不是海伦吗！年轻，纯真，活泼，不拘泥传统，完美无缺的舞台艺术，这些正符合他那批评风格的审美观。

演出之后，哈特找到了票房经理，要了齐莉的地址。第二天下午五点，他来到西四十街那间发霉的旧房子，递上自己的名片。

齐莉穿着宽松的休闲上衣和朴素的薄裙子，头挽发髻，闪着一双“贞洁女士”的眼。她可能一直扮演那部伟大的（未写）新英格兰戏剧（无名）中天主教执事的女儿。

“我知道你的职业，哈特先生，”仔细看过他的名片之后，她说，“你有什么贵干？”

“昨晚我看了你的表演，”哈特说，“我一直藏着一个剧本，由两人主演；我认为你可以演另一个角色，就这些。”

“到客厅来说吧，”齐莉小姐说，“我一直想演这样的剧本。我想正式演出而不想玩杂耍。”

鲍勃·哈特从口袋中拽出那珍爱的“鼠愿演”，读给她听。

“请再读一遍。”齐莉小姐说。

尔后，她向他明确指出剧本还有许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用传信人代替电话；把高潮前他们持枪搏斗时的对白删去；彻底改变海伦吃醋时的台词和作派。哈特毫无异议地接受了她所有的批评。她能一眼看出剧本的弱点，那是女人的直觉，这正是他所缺乏的。谈话结束时，哈特表示愿意将他在四年杂耍生涯中所积累的一切全押在“鼠愿演”上——它将在巡回剧院的花园中绽开，永不凋谢。齐莉小姐没有急于拍板，她双眉紧锁，用铅笔的一端不停地敲打她雪白的小牙，然后开始发表自己的看法。



“哈特先生，”她说，“我想你的剧本会成功的，格莱姆这个角色再适合我不过了，我能把它演好。我也知道你能演好另一角色，但公事公办，目前你做特技表演每周挣多少？”

“两百元。”哈特道。

“我挣一百，”齐莉说，“对女人来说，也就这么多了。但我靠它生活，并且每周还要把几元钱压在厨房中那个破炉子的一个活砖下。舞台很不错，我喜欢。但我更喜欢另外一样东西——那就是有一天能有一处三间宅子，普利茅斯山鸡和六只鸭子在院中嬉戏。

“哈特先生，我想告诉你，我对钱看得很重。如果你想让我在剧中演另一角色，我乐意干，并且我想我们会干得不错。但我还有别的要说：坦率地讲，我演出就是为了钱，就像别的在商店和政府部门任职的女孩一样，我要存钱以便不能演戏时来养活自己。那种‘由于考虑不周而老了没退路的情况’不会在我身上发生。

“哈特先生，咱们打开天窗说亮话，如果你认为这是一次有偿合作，我会很高兴。我总的来说了解一点杂耍剧团的情况，但这次合作必须有所不同。我想让你知道，我在舞台上的演出就是为了每个发薪的日子我用信封装走的那东西。未雨绸缪是我的爱好。我想让你知道我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我不知道通宵饭店是什么样子；我只喝淡茶；我从来未在舞台入口处与某个男人谈话，我在五个储蓄所都有存款。”

“齐莉小姐，”鲍勃·哈特以他那平稳而又严肃的口吻说，“我已把‘公事公办’这四个字贴在我的帽子里，印在我的化妆箱上。我每次做梦时总是看到长岛北岸上一套五室平房，一个日本厨子正在厨房里做蚌汤、烧鸭，而我身着蓝绸大衣，口



袋里装着地契，在侧廊的吊床里悠闲地读着斯坦利的《非洲探险》而且无人打扰，只我一人。你对非洲不感兴趣，是吗，齐莉小姐？”

“一点也不，”齐莉说，“我要做的就是把钱存起来，这样我可以得到百分之四的利息。我计算过，按我现在的薪水，十年以后光是利息每月我就可以得到五十美元。我还可以把一部分本金拿出来做点小生意——比如开个美容院，挣更多的钱。”

“好吧，”哈特说，“不管怎样，你的想法是对的，很少有几个演员替自己的未来着想。你有正确的生意观，我很高兴。我也有同感。而且我相信如果这出戏成功，我们两个可以挣到两倍于现在的工资。”

“鼠愿演”剧本后面的事和其他成功的剧本一样，哈特和齐莉删除，拼凑，重写，对对话和做派进行全方位手术，改台词，增补，改剧名，又改回原来剧名，把手枪换成匕首，又把匕首换成手枪——竭尽润色之能事。

他们在那所旧式的寄膳房的客厅里挥汗如雨，认真排练。

确实，那是一部惊险、出色的作品。戏中要用一支上有一颗真子弹的三十二口径左轮手枪的道具。海伦·格莱姆是一位勇敢的西部女孩。她疯狂地爱上了弗兰克·戴斯蒙德——她父亲的私人秘书。老格莱姆是个养牛大王，自己有一片大牧场。根据布景，这片牧场位于大荒原或阿漠岗塞。戴斯蒙德（哈特所扮之角色）腿缠绑腿，身穿布鲁克亨特骑裤，自称来自纽约。我们不知道他为什么来到大荒原或阿漠岗塞，对为什么一个牧民让他的秘书裹绑腿这一现象也稍感不解。

不过不管怎样，我们都喜欢那样的戏，不管我们是否承

认。

“鼠愿演”剧中只有两个半角色。哈特和齐莉扮演其中的两个，那半个次要角色由一个剧组工作人员客串。他仅出现了一次，身着黑色礼服，慌慌张张地说房子已被印第安人包围，主人命令他把炉火弄暗。

剧中还有另一位女孩——一个第五大道（纽市）的时髦女郎——她来到大牧场。杰克·威伦蒂在第三大道未破产之前曾是一个富有的棒球员，那时此女孩曾勾引过他。在舞台上，女郎只在照片上出现——杰克把她的照片镶在炉台上方。自然，海伦吃醋了。

下面是更惊险的，一天晚上，老格莱姆死于心绞痛——海伦在脚灯上方的舞台渡船中告诉我们——那时只有他的秘书在场。据悉，当天那老人将六十四万七千美元的现金放在了书房内。那笔钱是他把一批牛买到东部得来的。可是钱也神秘地失踪了。杰克是那牧人咽气时惟一在场的人。

“上帝都知道我爱他：假如他做了这等事——”你知道，是吗？然后海伦又把第五大道的女郎臭骂了一顿——但我们能怪她吗？

但是往下看，这里是高潮。海伦已失去理智。她确信杰克不仅是个伪君子，还是个资本家。一下子失去这么多钱，同时又失去一位穿漂亮骑裤的恋人，这足以使任何完美的女士发疯，哼，不能就此罢休！

他们站在挂着鹿头的书房，结局开始了，这是戏中最有趣的时刻。

海伦认为杰克拿了钱，别人谁会拿呢？票房经理正在前面做自己的事；前排观众没有离开座位；而且除非带着鸩梗

或汽车做抵押，谁又能闯过门口老吉米这一关呢？

由于失去了理智（前面已提到），海伦对杰克说：“强盗，窃贼——更可恨的是你骗取了一个可信赖的人的感情，该死！”

说着她突然抽出那支三十二口径手枪。

“但我可怜你，”海伦继续说道，“你可以苟活——那是对你的惩罚。我要让你看到把你送上西天是多么容易。炉台上面有那个小贱货的照片，我要用本可以穿透你那怯懦的心脏的子弹打碎那张比我更漂亮的脸。”

她说到做到。子弹是真的，也没有人拟声，海伦扣动了扳机。子弹——那颗真子弹——穿透了画上的那张脸——然后击中了墙里镶板上的弹簧——瞧！那镶板滑下，现出六十四万七千美元的现金和数袋黄金。太棒了！你知道是怎么回事。齐莉对着她屋顶上的靶子练了两个月。戏中她必须射中一个装在镶板中壁纸后面的直径仅三寸的铜盘，她必须夜夜站在同一地点，照片也必须放在同一地点。每次她都须稳稳地，准确地射击。

当然，事实是老格莱姆把钱藏在那个秘密处所；杰克只拿了他的薪水；那个纽约女郎已于布隆克斯区一个水泥房里订婚；末了，杰克与海伦喜结连理。

哈特和齐莉觉得“鼠愿演”完美无缺后，在一所杂耍剧院进行了预演，结果博得了满堂彩！所有的观众皆感动得热泪盈眶。

演出后，票房经纪人签了空头支票。然后把笔递给了哈特和齐莉，结果他们获得每周五百元的报酬。

那天晚上十一点半，在齐莉寄宿的房门口，哈特摘下帽子向齐莉道了晚安。

“哈特先生，”她若有所思地说，“进来呆几分钟吧。我们现在已有了挣钱和发迹的机会，我们现在想做的是如何尽可能地紧缩开支，省下每一分钱。”

“是的，”鲍勃说，“我也这么认为。你已有了自己的存钱计划；而我每天晚上都梦见那套有日本厨子，无人烦扰的房子。任何增加我们净收入的事情我都感兴趣。”

“进来呆一会儿，”齐莉又说了一遍，陷入沉思。“我想向你讲明一件事情，它可以削减我们的开支，帮你也帮我重绘我们的未来——但一切都是基于商业原则。”

“鼠愿演”在纽约连续上演了十周，并取得巨大成功——这对于一个杂耍剧来说简直太妙了——然后该剧开始巡演。无需跟踪，可以说两年来该剧受欢迎程度毫无降低的势头。

山姆·帕克德是纽约一家剧院经理，在谈到哈特和齐莉时，他说：

“有口皆碑的一个小剧团来到我们这个圈子里，在票房看到他们的名字是一种快乐。他们静心工作，没有废话，工作准时，演出后径直回家，而且都举止优雅，我想他们会吸引更多的观众，为这种职业赢得更多的尊重。”

说了这么多，该讲讲故事的主题了。

第二个演出季之后，“鼠愿演”又回到纽约，巡游于屋顶花园和夏季剧场之间。该剧的票房价总是最高的。哈特几乎已经可以买到他梦中的房子，而齐莉的存款折简直太多了，以致她已开始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买分格书架来装那些存折。

我讲这些是想让你确信（即使你不信），很多很多的戏子都雄心勃勃——正如有人想当总统，杂货店员想在夫拉特布什有个家，或有的女士想一夜之间由伯爵夫人变成王妃一样。



而且,可以说(我无意贬低他们)他们常以神秘的方式演出他们的杰作。

但,还有下文。

在纽约新威斯特菲利亚剧场进行“鼠愿演”首场演出时,威娜·齐莉很紧张。当她朝炉台上方那个东部美人像射击时,那颗子弹并没有穿透照片,而是击中了哈特颈部的左下侧。哈特当时毫无准备,应声倒下。与此同时,齐莉也以最艺术的方式晕倒了。

观众们都认为这是一出喜剧而非悲剧。剧中的男女主人公最后应结婚或和解:此时他们都哄堂大笑,“报以热烈的掌声”。

剧组中有一位头脑冷静的人,他总能很好地应付这种场面。他急忙拉下帷幕,那些置换布景的人略带敬意地把哈特和齐莉分别抬下舞台。下一个节目继续演出;一切都在快乐的、像法庭判决离婚时的气氛中进行。

剧院人员在舞台入口处找到一位端着煎好的药等待一位病人的医生。他认真地检查了哈特,然后开心地笑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老伙计,”他诊断道,“如果再向左偏二寸,子弹就会损坏颈动脉。既然这样,就让道具师随便从那位小姐身上撕下一块衣角包一下,再到你所居住的街区美容院里找个实习生包扎一下就好了。请原谅,外边还有位病人,我得走了。”

后来,哈特觉得好一些了。温塞特,一个玩杂耍的,到他躺着的地方看他。温塞特是哈特和齐莉的巡游朋友。

“鲍勃,”温塞特严肃地说,“多亏伤的不太厉害,我那位小姐都为你发疯了。”

“谁？”哈特问。

“齐莉，”温塞特说，“我们不知道你的伤如何，没让她来。一名经理外加三个女孩才把她按住。”“当然，这是误伤，”哈特说，“齐莉不会有事的。她感到很内疚，否则她不会这样的。她很有经济头脑。不过医生说三天后我就可以重新演戏，告诉她不用担心。”

“你呀，”格利格斯拉着那张老得发皱的脸严肃地说，“你是机器人还是木头疙瘩？齐莉把心都哭碎了——一直叫着‘鲍勃，鲍勃’，他们抓着她的手，不让她来见你。”

“她到底怎么了？”哈特睁大眼睛问道，“三天后演出会继续，医生说我的伤得不厉害。她不会失去半周的薪水。我知道这完全是误伤，她怎么回事？”

“你好像是个瞎子，或者有点傻，”温塞特说，“她爱你，为你的伤她痛苦得几乎发疯了，你怎么回事？她对你难道一点也不重要吗？我真希望你能看到她叫你的样子！”

“爱我？”哈特问道，说着从一堆布景上坐了起来，“什么？齐莉爱我？不可能！”

“我希望你能看到，听到她在干什么。”格利格斯说。

“但是，”哈特道，“告诉你这不可能，不可能！我做梦都没想到有这等事。”

“不会错的，”那个玩杂耍的说，“她疯狂地爱上了你，你怎么能如此麻木呢？”

“但是，天哪，”鲍勃说着站了起来，“太晚了，太晚了，知道吗，山姆，太晚了。不可能这样，你肯定弄错了，不可能，肯定有问题！”

“她哭着要见你，”温塞特说，“为了爱你，她在与四个人搏